

秘密时光

普罗旺斯的少年奇想

童年四部曲III

法国教育部指定优良读物

电影史重量级导演

奥森威尔斯、罗塞里尼、楚浮等一致推崇

与狄更斯齐名，二十世纪初法国最伟大剧作家马瑟·巴纽
最脍炙人口的经典自传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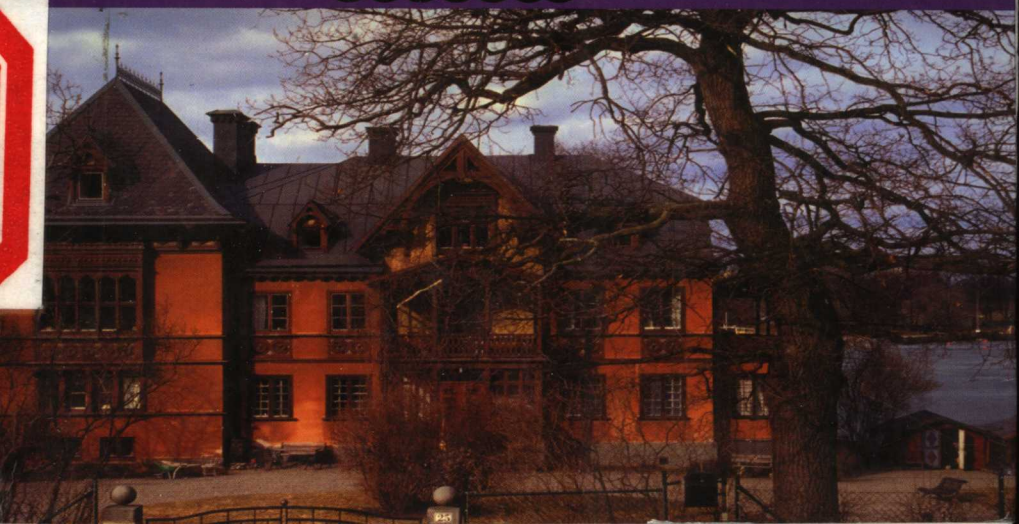
陈太乙◆译

*Le Temps
Des Secrets*

法国最高荣誉 法兰西学院院士

马瑟·巴纽 (Marcel Pagnol)◆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秘密时光

Le Temps des Secrets

马瑟·巴纽◆著

陈太乙◆译

RBH46/05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IS65.4
12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时光, 爱恋时光 / (法) 巴纽著; 张慧卿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12

(普罗旺斯的童年)

ISBN 7-5057-1670-0

I. 秘... II. ①巴...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376 号

Copyright © Marcel PAGNOL, Paris, 198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LLOIS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秘密时光
作者	巴纽(法)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运乔宏源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875 印张 20.7 千字
版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70-0/I.442
定价	28.00 元(全二册) 本册定价: 14.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306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如果不算曾写过的几篇短文，这是我首次用散文体写作。

我认为文学创作有三种不同的体裁：可吟唱的诗歌，口说的戏剧和着重文字表现的散文。

令我害怕的，并非如何遣词用字，或如何透过文句表达，亦非文法修辞。这些终归是技巧的问题，人人都能做到。真正令我害怕的是小说家的身份；或者，比小说家更危险的回忆录作者的身份。

谈自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家写自己的缺点，我们总是深信不疑；作家撰文夸赞自己，除非有明证，否则人人嗤之以鼻，并且认为自己的事迹该由他人为文称颂。

在这些回忆录里，我只想讲自己的故事，非褒亦非贬。其实我谈的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早已不再的童年的我。这个我熟悉的孩子，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就像飞走的鸟儿，没留下任何痕迹。再者，这个孩子并非本书的主角，而是书中故事的见证人。

无论如何，写下这些故事的人终究是我。年近耳顺之年才转行写小说，似乎太冒险了。

戏剧的对白要靠演员表现，不能显得造作，必须浅白易

懂。因为每句台词都只存在于从演员口中说出的那一刹那。另一方面，对白不能像文学作品。对白并非作家的语言，而是剧中人物的语言。

剧作家的文字风格取决于他选择的人物、他赋予人物的感情，以及演员的表现；至于剧作家本身的立场，不能太突显。他应该三缄其口！一旦他用了自己的语言，戏剧的效果便会尽失。剧作家应该隐身后台，不该到幕前来。我们并不需要剧作家亲自表达他的意见，因为演员正是替剧作家对观众说话的人，把剧作家个人的感情想法加诸我们身上，感染了我们，让我们以为那正是我们的感情、想法。

但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作家，困难多了。

说话的人不再是我的演员黑缪(Raimu)^①，而是我。透过我的文字，读者可完全知道我的想法。如果我不是真心诚意，换言之，如果我是个寡廉鲜耻之徒，也只是徒然浪费纸墨与时间。

因此，我必须走到幕前，在读者面前坐下，他将会连续两个小时盯着我看。这个想法着实令人担忧，长久以来一直困扰我。

然而，我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

剧院的观众西装笔挺，而且是英国人霸道地传过来的西装，每件都大同小异。

观众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付了一笔可观的费用，到我的剧院来。再者，他不是单独一人，他会观察邻座的人，邻座的

^① 演员黑缪(Raimu, 1882~1946)，本名朱尔·缪瑞尔(Jules Muraire)，1929年起与马瑟·巴纽合作。以“马里留斯(Marius)”一剧引起轰动，直到1946年他辞世为止，一直是马瑟·巴纽最偏爱的演员，同时也是巴纽的好朋友。

观众也会观察他。因此，他的注意力并非只在剧中人物及演员身上，也在他自己身上。他正在扮演“观众”这个角色，并且尽力把它演得有智慧、有气质。

他的表演不会间断。他会不时发出笑声，或者鼓掌，演员在后台听到会觉得欣慰而感动。但有时他会咳嗽、擤擤鼻子、低声私语，发出嘘声表示不满，或愤而离座。这时剧作家不敢看任何人，只能沮丧地听朋友好心的安慰，散戏后也没有去吃消夜的兴致。

至于读者，我是说，真正的读者，几乎像一个忠实的朋友。

他到书店选了书，带着书回家，邀请书到他家做客。

他会坐在他喜欢的角落，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安静地读它。

他会独自阅读，若有人站在他背后一起看，他一定无法忍受。他肯定是穿着居家服或睡衣，手里拿着烟斗。他是那么全心全意，充满善意地读他。

这并不表示他一定会喜欢这本书。也许读到第三十页，他会耸耸肩，幽默地说：“怎么会有人出这么愚蠢的书？”

但作家并不在现场，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而读者的好朋友和家人会说几句赞美作家的话，平息他的怒气。

最后，一出戏是否成功，从每晚统计出来的票房收入，和上演的场数便可得知。若在第三十场演出的晚上，便广宴宾客，庆祝第一百场演出成功，实在显得可笑。但出版商却能作假，在第三版，也是最后一版的封底，印上“第一万五千册”，掩饰小说滞销的事实。

因此，一本书和一出戏的成功虽然同样伟大，但作家却不会直接面对残酷的负面意见。

基于这些不太光彩，但令人放心的考虑，我决定出版这本书。另外，出版本书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为一个已消逝的时代和为人子女的微薄孝心，留下见证。“孝心”在今日，或许已成了新鲜事物。

法国顶尖媒体对《童年四部曲》之极度好评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在《童年四部曲》中，巴纽除了回顾过去以外，同时也向家人及家乡普罗旺斯致敬。而普罗旺斯在他笔下，也成了有如希腊阿尔卡迪亚般的世外桃源。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法国青少年第一个认识的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巴纽笔下快乐奔跑在普罗旺斯山区里的小马瑟！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十九世纪伟大作家呈现给青少年的儿童形象，大致以负面的苦情角色居多，不是被诱拐，就是受虐或遭到遗弃。从巴纽的作品中，这是法国青少年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一个与他们年龄相仿，遭遇类似的故事。

法国文学文献 DOCUMENT LITTÉRAIRE

马瑟·巴纽在他的《童年四部曲》中，以一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展现了他的孝心。

要当一位小学老师的好儿子，就必须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支持法国第三共和政体。他的叙述中温情满溢，交织着欢笑与泪水。他内心的热忱与幽默逗趣的笔法，轻易掳获了无数读者易感的心。

法国夏朗特省日报 CHARENTELIBRE

马瑟·巴纽是第一位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电影工作者。他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除了戏剧中自然朴实且略带戏谑嘲讽的语调外，亦流露出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淡淡缅怀哀愁。

日内瓦论坛 TRIBUNE DE GENEVE

大家都知道巴纽擅长节奏明快，针针见血的对白。但在《童年四部曲》中，巴纽则展现了自己清冽如泉水般甘美的文笔，并于其中反映出一种既迷惑又调皮的眼神！

法国夏朗特省日报 CHARENTE LIBRE

巴纽的作品充满了自然与诙谐的朴实风格，并流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旧气氛。他所探讨的主题都是属于普罗旺斯阳光下永恒的神秘——地底下泉水的神秘，法国面包香味中的神秘……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如同十七世纪的喜剧大师莫里哀 (MOLIERE) 一样，巴纽也是一个喜剧之王，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对生命无比的热情。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法国青少年读者终于在巴纽的《童年四部曲》中，找到了与他

们实际年龄相似的真实童年经历。家不再像是个毒蛇窟，学校也不再像是个苦劳监狱。但巴纽劝告小朋友们不要对那些大人的话过于认真，大人们会说谎，爱吹牛，而且也有害怕的时候，看别人出丑而自己却幸免于难时，心中反而觉得窃窃自喜。

法国文学文献 DOCUMENT LITTERAIRE

马瑟·巴纽是一个属于普罗大众的平民化作家，他终其一生都对他的家庭充满眷念之情。

法国文学文献 DOCUMENT LITTERAIRE

大孩子般的眼神中常带着几分狡黠聪慧，巴纽是一个极会卖弄关子的说书人。他脸上总是堆满着友善的笑容，就像阿尔丰斯·都德 (ALPHONSE DAUDET) 一样，在普罗旺斯灿烂的阳光下溅射出耀眼夺目的才华。

法国费加罗杂志 LEFIGARO MAGAZINE

马瑟·巴纽说道：“没有任何一种艺术的创作源泉不是来自众人共同生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首诗的灵感不是来自大自然中的夕阳余晖或是子夜的小夜曲声，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将这些美好的事物再加以想象并重新创造而已。”

法国夏朗特省日报 CHARENTE LIBRE

自从有声电影诞生以来，马瑟·巴纽是法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将普罗旺斯风光呈现在大荧幕给观众的人。他的电影充满了地方色彩和浓浓的南方法语口音。

日内瓦论坛 TRIBUNE DE GENEVE

马瑟·巴纽简单朴实的文笔常常会使人误会他的作品深度不够。他流畅的文笔读起来虽然很容易，但他的小说风格其实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

法国独家新闻报 SOCIETE

马瑟·巴纽曾经自豪地说：“我出生于电影诞生的同一天和同一个地方。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国。”

尚·雷诺瓦对马瑟·巴纽的评论 JEAN RENOIR

马瑟·巴纽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一生自始至终地保有一个法国马赛人的性格。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仿佛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法国南部小中产阶级或是小店面的主人一样，马瑟·巴纽将他们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巴纽是他们最好的代言人。



目 录

前 言 / 1

法国顶尖媒体对《童年四部曲》之极度好评 / 5

第一章 一桩家庭悲剧 / 1

第二章 头戴丽春花的贵族公主 / 57

第三章 英勇的贝勒龙丰 / 126

第四章 另一个中学生的宇宙 / 177

〔附录〕

马瑟·巴纽生平 / 263

马瑟·巴纽著作目录 / 266

马瑟·巴纽电影年表 / 270

第一章

一桩家庭悲剧

几阵喧闹中，我辨别出姑姑的声调，但无法得知她说些什么。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我听她说出了“爸爸”这个字，所以，她正在谈论我的祖父。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姑姑这趟夜访，必定是为了宣告什么不幸的消息……

I

城堡那次吓人的事件，多亏布及格这位大功臣，风风光光地落幕了。之后，欢乐进驻了小小的新舍，长长的暑假就此开始。

然而，假期的第一天跟我放假之前满怀激喜、期盼神游的场景不同。破晓时分，力力并没依约来叫我，我酣沉地睡到了八点。

唤醒我的是一具机器轻柔的嘎吱声。

我迫不及待地下楼去探查声响来源。

是爸爸在阳台上，他正在修整一扇门的垂直度。因为冬天的缘故，门已经膨胀变形了。木屑有如大主教权杖一般，在一毯一毯地高高卷起，直直堆到了爸爸的下巴。

爸爸专心忙着工作，他仅对我指了指无花果树低矮的枝桠上，用酒椰叶的纤维丝系着一页纸——我立即认出了那笔迹和错误百出的拼写方式——是我亲爱的力力。

今天早上我们不能去埋现(陷)井，我和阿爸去帕斯东草元(原)。你来。我们在枣树下吃饭。你来。不用桿(赶)，我一天都在呐，你的朋友力力，那有螺(骡)子你可以上去骑。你的朋友力力。就是去年那个啄无花果鸟草元(原)。你来。

妈妈这时已经下楼，在厨房哼起歌来。

在我慢慢品尝着牛奶咖啡时，她替我收拾背包：面包，奶油，香肠，肉酱，两片生排骨肉，四根香蕉，一个餐盘，一把叉



子，一个杯子，还有盐，收在芦苇编的结袋里，用胭脂栎树的坚果塞住。

背起了背包，拿稳了爬山木棒，我独自朝向神奇迷幻的山陵出发。

要去目的地“啄无花果鸟的草原”，只需穿越小小的贝隆平台，向下走到山谷；从谷底断层直接往上攀升，不需一小时就可以抵达那人烟罕至的旷野。但我决定沿着山脊绕个大圈子，取道圆头峰肩膀部分；那儿有一大片黑黑的顶生松木林，屹立在三大长条雪白的岩层上，高高耸向早晨的天空。

七月炽旺的艳阳将蝉儿烤得唧唧叫：蜿蜒的赶驴小径两旁，处处可见蜘蛛网在染料木叶间闪耀。在慢慢爬往巴提斯特羊舍的路上，我将凉鞋烙印在去年的足迹上，沿途风光知我是旧识。

在荷敦弩弯口上，两只长有冠毛的云雀，体形大如乌鸦，在一株松树枝头跳跃着。我将登山木棒荷上肩头，不疾不徐地，（像朱尔姨夫那样）然后喊了两声：“呼！呼！”我如此决定：第一只被我命中，但第二只让它逃逸了，因为我射得太低。这结果让我难过不已。

老旧的羊舍屋顶早已少了一半；但倚着断垣残壁，那株无花果树却始终没变；在它绿色的冠冕上，那条长长的枯枝依然伸向苍空，黑漆漆地与蔚蓝晴空形成鲜明对比。

我用双臂环抱树干。蜂群嗡嗡作响，吸取着起皱了的无花果蜜汁。我亲吻了老树那如大象一般的树皮，同时轻声诉说友好的话语。

而后，我沿着漫漫的“岩霸”向前。俯瞰下方是拉·卡亥特缓斜坡。在陡峭的岩壁上，我发现了自己亲手砌的小石堆——那是为了吸引白尾鸟或野云雀而造的……那一年，我们



设陷阱的地方，就在这些鸟儿栖巢下；而那已是过往时光了……

再向前，就到了塔坞梅峰山脚。倚坐在一株巨大而倾斜的老松下，好长一段时间，我凝望着四周的风景。

远方，遥遥的远方，右手边，那几座较低矮的山陵后面，早晨的海面闪耀着金光。

正前方，从马赛绵延至维荷的山脉，雪白，裸秃，有如长年积雪的高山峻岭。山脚处，晨雾轻轻地漂浮在源远流长的于佛尼河谷上……

最后，我左手边是鹰瞰台那枝叶繁茂的山堤，高高地撑起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缓缓斜升，直到加拉彭峰的颈脊。

一阵微风轻吹，刹那，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及薰衣草的香气。我背起双手，鼓起胸膛，上半身后仰，闭上双眼，深深地呼吸着这属于我的国度的炽热气味。这时，我感到在手掌下，松树细细的枝桠丛中，有块硬硬的东西。我拨开泥土，掘出一具黄铜做的捕鸟器，发现原来是用来捕斑鸠的陷阱。现在它已经锈得发黑了。这想必是我们在上次假期快结束时，躲避大雷雨那天，匆忙之中遗落的……我望着它久久地出神，感动莫名。这好比一位考古学家，从洞穴最深最底处，挖到一面光泽不再、曾属于一位逝去了王后的镜子……那么，这具捕鸟器一直在这里，埋在这些细细的松针下，整整一年。松针慢慢地，一根根地落在它的身上，在这同时，岁月亦一日日地在我身上留印与流逝……这陷阱必然以为自己永远见不到天日了……

我亲吻了它，然后把它打开。它的弹簧似乎仍非常有力。因此我将它放在地上来回摩擦：不久现出了一条细细金黄的铜丝。要使它复活并不难。我站起身来，把它放进我的背包里。然后我快步下山，往休憩野原跑去，丰收者力力正在那儿等着我呢！

2

山谷底，两座高耸的岩壁夹合着一片狭长的田野。我在那儿找着了。田野的右侧种植了一排排整齐的橄榄树；左侧的岩霸下则是一丛丛杂芜茂密的林木：那是果实累累的枣树，又圆又大的紫色枣子已经开始成熟了。

法兰索双脚叉得开开地，挥舞着镰刀采收着。力力跟在他身后，将收割下来的作物捆绑成堆——那是黑麦，穷苦人家的麦食。穗杆上稀稀疏疏，有的甚至空荡荡地连一粒麦子都没有。这是因为野兔在青苗期便啃坏了这麦子，就像那些挥霍无度的浪荡子；接着，在稻草人被田鼠咬死扯烂衣服之后，松鸦、喜鹊、山鹑都毫无忌惮地来啄食成熟中的麦粒。

我深深地为这些被糟蹋蹂躏的作物惋惜。法兰索却笑了起来，他说：“不必为失去的麦子哭泣，它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力力告诉我，事实上，有一阵子，他爸爸在这片田里每天抓到两三只野兔，麦穗长成时，另外还捕到过十来只小山鹑。

“我每年都这么做，”法兰索说，“最后，就把剩下的麦穗采集起来喂鸡……”

对我来说，在这片遥远而贫瘠的土地上，这似乎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最合理的方法。

我把背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在草丛里；力力则把他皮制“小猎袋”里的内容一一摊在帆布包上。

